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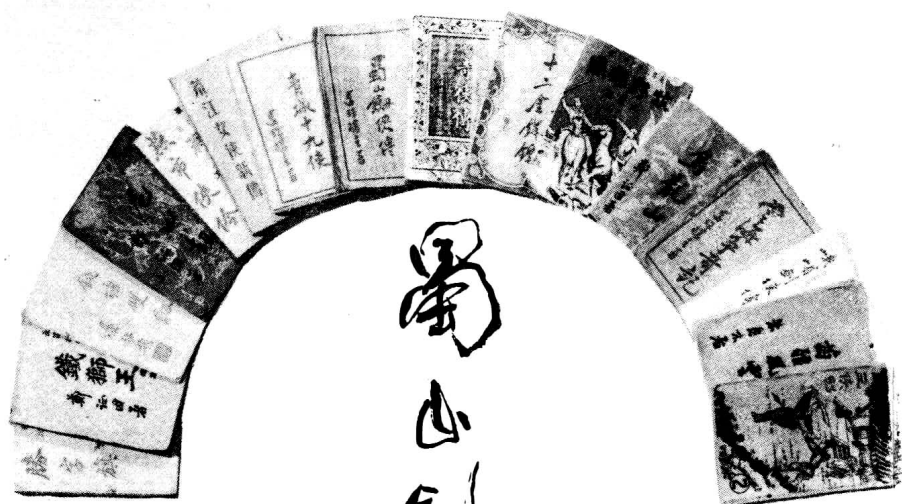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 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一四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一四

原著
批校
還珠樓主
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第十四冊 / 還珠樓主著；葉洪生批校.--
初版.--台北市：聯經，民73
26冊[183]，7228面；21公分.--(近代中國武俠小說
名著大系)
全26冊新台幣3120元(平裝)

I. 還珠樓主著 II. 葉洪生批校

857.908/8956 V.14

73·12·0724

·8404311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十四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二〇一回

照怪仗奇珍 冷冷寒光燭魅影
行凶排惡陣 熊熊魔火煉仙真

話說翟度見金光已去，不曾親身押送，試用遁法，竟能升起。料道姑行時情景，不會如此便宜釋放，終覺有望得多。遲疑有了一會，揣測不出敵人是什行徑；一摸法寶囊，新得雷音椎也不知何往，祇得入林穿好衣服，相機逃走。赤著身子，剛往林內跑進不幾步，眼剛看見地上衣服和斷劍頑鐵；倏地眼前奇亮，冷侵毛髮，一道金虹橫亘前面，休想過去。幸是步行，進得不猛；如用遁法飛行，驟出不意，撞在金光上去，全身非成粉碎不可。就這樣相去金光還有四五尺遠，寒芒觸體，已然皮破血流了好幾處。

此之謂「片甲不留」！
整人法陰損之極，涼快無比！

翟度不知敵人用西方太乙真煞之氣，將他上下五方一齊禁住，祇留一條歸路。明知不能硬闖過去，還覺赤身飛行，太已難看，打算由左右兩面繞過，不料那金光竟是活的，任走那一面，都被擋住。萬般無奈，祇得赤身逃走。及至飛起空中一試，除來路外，無論上天入地、中左右三方，俱有大半圓形金光攔住；隨地舒展，變化無方。並且下面也被兜住，一飛起不能再往下落，祇往回路退尚可；休說前進，稍一停頓，便追迫上來。略為挨近，便如萬針透體，痛得徹

骨鑽心，萬難禁受。如影附形，不失尺寸，這才知道厲害。

先想妖師狠毒，回山所受罪孽勝於百死，翟度有心讓金光裹去；一樣是死，可少去無邊苦難。又恐仙法厲害，形神俱滅；便自殺也難逃公道，那是連鬼道都不成，豈不冤枉？正在魄悸魂驚，猛想起適才所聽仇人之言；明放著還有一個逃的，他又恰是奉命看守絳雪的獸奴；自己祇是悄悄逃回，先把衣服換好，泯去形跡，把罪過全推在逃奴身上；就說自己因追逃奴，遇見仇敵，把飛劍、法寶奪去，逃了回來。師父雖然反臉無情，自己長徒，又蒙寵信；加以申武暗助，不是沒有活路，何苦行什短見？

他念頭一轉，自信有了生機；惟恐歸遲，妖師已醒，不便掩飾勾結，立即加急飛行。到天已入夜，見洞門封禁，妖師要到明午才醒，正好先和申武商量。急匆匆開洞而入，回顧金光仍停洞外，並未追進。心又一放，忙趕向自己房內，待取衣服更換。忽聽身後籊笑道：「師兄怎回來了，害得我們好苦！」

回頭一看，正是申武；翟度方覺詞色不善，心虛愧怯，還欲好言求告。申武面色驟變，突由身後將備就的妖幡向前一晃。翟度知那妖幡乃妖師所煉攝魂禁制法寶，除妖師本人，誰也不能抵禦。事起倉卒，不及逃避，暗道一聲不好，人已昏迷倒地。

原來妖人師徒，都是那一般奸惡狠毒心性。申武初救他，一則同惡相濟，看出妖師不想殺他；恐他受刑時情急反咬，祇一不死，記上仇隙，便是日後大患。救完忽想起他是大弟子，最得妖師寵信；今日犯了重條，居然寬免，可知恩眷猶隆。有他在前，終顯不出自己；明有去他

之機，偏又膽小顧忌則甚，方想起後悔。難得翟度色迷心竅，竟想背師挾美同逃。這一來，正合心意；表面相助，實則藉此去一心病。初意翟度此舉犯了大惡，永無回山之日；即便日後師徒狹路相逢，他那道力勝過自己，至多怪自己不該為他說情。妖師素常護短，加以情真罪實，狠毒過深，就他反咬同謀也還不信；所以任他從容逃走，祇作不知。

本沒想到舉發；及至翟度走後，申武想起妖師丹房祇他一人能以出入；忽然心動，忙跑去一看。丹房大開，不特失去不少法寶，獸奴沈騰的本命真靈，也被人破了禁制放掉，不由又急又怒。趕往前洞石穴一看，沈騰獸皮在地，人已逃走，還算洞門不曾開放。心恨翟度不留餘地，知道此時若急喚醒妖師，或許尚可追回；無奈自己曾助同逃，此時一追，必當有心暗算，出爾反爾，勢非反咬一口不可。枉自恨毒，告發不得。一會又發現穴旁石壁上，用劍刻有字跡，過去一看，竟是沈騰所留。

大意說他為復師仇誤投妖人，陷身為獸以來，目睹妖人師徒積惡如山；限滿就蒙收錄，也必同受大誅。無奈元神受禁，欲逃不得。不意難孽忽滿，妖人打坐終日，翟度乘機挾美同逃；又去丹房盜寶，出時匆匆忘未禁閉，被沈騰暗中發現。仗著昔日善於應變，師傳諸寶未被收沒；等翟度逃後，便往丹房破了元神禁制，穿山地行逃走。法寶乃翟度所盜，自己未取一物等語。申武心想亂子實在太大，妖師醒來決脫不了干係。回到後洞，又和甘氏兄弟商量了一陣，俱都聽了膽寒，無計可施。向妖師舉發原極容易，偏是顧慮太多。最後打算挨到子夜過去，翟度逃遠無可追尋，妖師功行也將圓滿之時；作為翟度久離後洞，不見進來，前後呼喚發覺此事，

再行法告警。商定以後，仍是提心弔膽，憂急不已。情急之下，如非妖師有護身神光，人一近前立被禁制，直想就此行刺，以免後患了。

因此一來，三妖徒那敢再為大意？又恐沈騰逃出勾了外人前來，不時分人往前洞查看。瑤仙還不怎受折辱，蕭玉卻添了無數罪受。三妖徒每一巡到所居獸穴，少說也得挨上兩鞭。總算翟度沒等人夜便自回轉，否則不知道還要受許多屈打。

事有湊巧，翟度回時，正值申武出巡；頭層禁法一破，聞得鬼嘯之聲，先自警覺。先還當有外敵侵入，連忙隱藏在側，觀查來勢如何。估量能敵，擒住獻功，否則立即行法報警。第二層洞門煙光鬼影散而復聚，已覺來者像是本門中人，但除自己和翟度外，別人又不能隨意啟閉出入。心方奇怪，來人已然現身，正在行法封洞。

申武定睛一看，正是翟度。赤身露體，前身好些血跡；寶劍已失，祇一空革囊懸在腰間，狼狽已極。事出意外，滿腔怨毒一齊觸發。事已至此，決計先下手者為強，將他制倒；先問明了，因何去而復返，再想卸責之計。便乘翟度行法之際，悄悄趕往後洞，將妖人那面鎮形妖幡取將出來；掩向身後趕去，一下將翟度制倒，送至中洞鐵環上面吊起，追問經過。

翟度祇當妖師已然發覺，命他先行拷問；申武再拿話一誘，又未真個動刑，仍把他當作唯一救星。心想瞞他不得，竟把真情說出，託他少時從旁關照。假說獸奴沈騰早與外人勾結，乘師人定破了丹房禁法；盜了法寶挾著美人同逃，被自己走出無心發現。因事倉卒，不及發警喚人相助，忙即追出，不料中了誘敵之計；追出百里外，遇見沈騰預伏的同黨，慘敗而回。

申武聽他不打自招，心中暗喜，假允助他。祇說師父盛怒莫測，不過修煉正勤，發覺以後重又入定，並非無望。寬慰了兩句，逕回後洞與甘氏兄弟一說。

二甘昔受翟度欺凌，本有夙怨；又怕申武，自然惟命是從。一同把話商妥，使他到時無法反咬。翟度如不被對頭迫回，申武還在舉棋不定；這一回洞，恨不能一下便將他制死，自己才能免禍。主意越惡毒越妙，那裡還肯念及同門之誼，將沈騰壁上留字告知？吊到次日正午，林瑞醒轉，申、甘三妖徒把預定的話一說。林瑞本就耳軟，立即暴怒，親赴中洞拷問。

翟度仍自作夢，妖師早看過沈騰留字；容他把話說完，祇冷笑一聲，便命喚來瑤仙和三獸奴隨侍觀刑。翟度一聽觀刑，還當申武已為先容，不過和日前挨上一頓苦打拉倒。那識妖師先人為主，恨他刺骨，死前還要借他威嚇瑤仙。人和獸奴喚到以後，妖師又命重述完了前事，方喝施刑。

申武跪請道：「昨日弟子恨他不過，因師父未醒，祇將他吊起，便吃亂罵；並恐嚇弟子，如不隨他欺騙師長，便說弟子主謀。他平素凶橫，今又背叛恩師，天良喪盡；到了急時，難免出言無狀。好在人證確實，何苦聽他狗嗥，不如先把他口封了吧。」

翟度見妖道滿臉殺氣，神色異常；又聽話因不對，要想辯白，又恐申武多心。念頭一轉，猛想起妖師今日不宣罪狀便命行刑，與往日不類；申武又請師父封口，分明處置不輕，真要為人所愚吧？一著急，剛喊得一聲：「恩師！」妖人倏地凶眉倒豎，怪眼圓瞪；手指處，口便閉住出聲不得。

申武隨向眾人獸歷數翟度罪狀，並說師父怒懲叛徒，已定將他摘髮洗髓、剝皮抽筋、燒肉刮骨。受完本門六大嚴刑之後，再將他生魂收去祭煉法寶，永淪苦役，俾眾知儆。說罷，照著前言如法施為。

妖人師徒雖然狠毒，似此酷刑也還不輕全數施用；祇為林瑞連失重寶，忿不可止。申武先時惟恐制他不死永留後患，弄巧當時就受牽連；極力煽惑，從重處罰。不想妖師竟是怒極，死前還要他備受荼毒，未出已自內定。申武自然不便改口勸說，因恐情急反咬，率性連口也給封住。

這六樣毒刑全是妖法，一經施為，休說瑤仙、蕭玉見了膽寒心悸，嚇得戰戰兢兢不敢仰視；除妖人林瑞外，便申武等三妖徒也都心惻，起了兔死狐悲之感，不過沒敢現於神色罷了。也是翟度惡貫滿盈，該遭此報；疼得目皆皆裂，不能張口號叫，祇鼻中顫聲慘哼不已。

林瑞更恐他失去知覺，又用妖法將他心神護住，使其生歷諸苦。受到第五次火刑上，肉被陰火燒盡，流了滿地膏油；人剩枯骨，還未死過一次，終於受完刮骨之慘。奇酸奇痛，心都痛落，方始撤去刑法；由林瑞下手，劍刺前心，將真魂收攝過去，又使眾人獸目睹一次煉魂之慘。一時滿洞陰風鬼魂，哀號了好一陣，方始停止。林瑞跟著喚過瑤仙，問她心意如何？

瑤仙受了沈騰指教，慷慨陳說：「現雖認服，但是身有丈夫；祇能拜在門下甘為獸奴，別的死不奉命。」

林瑞因日前走火入魔，有了戒心；盛怒失意之下，色心大減，脫口應允。心終愛惜，便取

肉化膏油，
便一筆寫盡
慘狀。

受活罪正是
抵消前孽之
必然過程。

一馬猴皮來與瑤仙行法披上；並不意眾弟子，不得凌踐，且等三年期滿再說。夫妻二人同為獸奴，自更容易親近；每當無人密緊，談起身世傷心，便痛哭一場。日子一久，竟被妖徒甘象掩來偷聽了去。

林瑞事後本就生了悔心；無奈不能改口，生性又不願在法令以外強人所難。曾允瑤仙祇一回心相從，立可復體為人。一心還想將他丈夫捉來，不料竟是蕭玉。素以公正自許，奴期未滿，無故加害，又覺說不過去；心裡也未始不贊許瑤仙志節，空自憤恨，發作不得。聞報，祇癡笑一聲。

眾妖徒看出師父心意，益發給蕭玉過不去，幾於每日必有兩次拷打。夫妻二人，一個身痛，一個心痛；似這樣度日如年，苦挨了兩年多。屠、談二妖徒因林瑞行法用人，未等期滿先行戴罪，權釋復體為人；於是獸奴祇剩這一對苦夫妻服役，益發勞苦。

瑤仙因將限滿，妖人益發垂涎。眾妖徒抑體師意，知瑤仙早晚必為收用，不敢打辱，都併給蕭玉一人受用。瑤仙想起事由己起，看他受苦，又是傷心又是疼惜，其罪甚於身受。還算五行有救，沈騰傳了熬刑之法；雖恐妖人師徒查知，引出殺身之禍，不是萬分難熬，不敢當場使用。畢竟事後可以定痛復原，否則不死，也祇半條命了。

這日甘熊、甘象為鵬鵬傷了蕭逸、吳誠，吃歐陽霜靈符驚逃回洞。報知林瑞以前，恰值申武正在毒打蕭玉。瑤仙見比往日要重得多，尤其申武，對於蕭玉傷好得快，已起疑心；每遇他打，休說當時不敢行法護身；連事後都須痛上些日，才敢緩緩醫愈，真個慘酷已極。一時激於

義憤，奔尋妖人哭訴，說：

「師父如以弟子為不堪造就，就不應收諸門下；既蒙恩允收錄，照著本門規條使為獸奴，原意不過令其多歷艱苦；試查向道之心堅誠與否，而定去取，並非置之於死。今獸奴蕭玉身服獸役將及三年，從無過失，平日無端受諸先進同門打罵凌踐，祇有忍受從未絲毫不服。現在期限將滿，瞬即復體為人，得列門牆永受師恩，理宜念他受役勞苦，稍示體恤；反而變本加厲，常遭毒打，死而後生。」

「如說向例如此，弟子與他同為獸奴，且因身弱力微，難任苦役，何以獨蒙寬宥？便新近復體的談、屠二位先進同門，為獸奴時，也未受此苛待，實令弟子不解。蕭玉乃弟子丈夫，同穴同衾、誓共死生，千災萬劫均願共受。為此冒死陳情，務望仙師大發慈悲，念其已服苦三年，有功無過，請示諸先進同門，仰體仙師恩意，無故不得加刑，感同三天。即或弟子愚昧，其測高深，不能寬免，也請特降殊恩；許弟子代受刑責，以示公允。」說罷，拜伏不起。

林瑞見她慷慨陳詞，言中有物；始而勃然大怒目閃凶光，幾欲就將蕭玉當時處死，才稱心意。聽到後來，竟為瑤仙百折不回的志節至情所奪；心想：自己生平言出必行，永無改悔。論這一雙男女，資質心性實在所有門人之上；如得真心歸順，必能光大本門。為這一念私欲白白將他二人葬送，此女心志，依然不能轉回，那是何苦？念頭一轉，不特收了醋意，反倒有心成全起來。照例獸奴期限未滿，至多問個姓名不問來歷；這時意欲市恩，先期開脫，便令瑤仙細說家鄉姓名以及訂婚經過。並允實說以後，酌情開恩，與蕭玉一同復體為人；夫妻同拜門下，

從優看待。

瑤仙處於積威之下，長日提心吊膽，此舉不過恩愛情深，一時悲憤所激。先見妖人神色凜厲，知他為人反臉無常，一個不好，便連蕭玉一齊葬送。說完方自心悸，不料妖人略一尋思，反加溫慰。被陷日久，深悉規例，妖人從無虛言。這一問到家鄉來歷，即日超脫有望，驚喜過度，心中怦怦亂跳，神智皆昏；惟恐錯過良機，毫未思索，首將家在本山臥雲村說出。等到說過好幾句，才想起關係全村禍福，又悔又急；還算見機得快，妖人靜聽，不曾發問，先未說出遠近。來時又由沈騰口中得知妖人好些畏忌，一面陳說，心中盤算補救之法。

更恐少時蕭玉答話不符，瑤仙祇把婚事草草敘過，便與平時和蕭玉預商對答的話一樣：臥雲坐落，因出走迷路，連在山中奔竄月餘；又經仙師飛空接引，已難辨別方向途徑。對於村主之妻歐陽霜，雖說是自己仇人，卻把她的仙法本領加倍渲染。並將沈騰所說妖人最怕的人，連同鄭顛仙故意舉出，假說常來村中小住。這些人祇會飛行，別的並沒有師父仙法神妙。因來時除村主夫妻外不見外人，村主又禁人偷看宣揚，詳情不知等語。答詞甚巧，形跡均似，不由妖人不信。

瑤仙說完，林瑞連日正忙修煉，又屆上台之時，祇喚來申武，說：「獸奴期限將滿，靜候師恩，暫免勞役，不許凌辱。」

申武見談、屠二徒未滿期限，便令復體，已是本門創舉；那還可說本是正經弟子，又當用人之際，從權緩役。像瑤仙、蕭玉二獸奴，直是萬想不到，大覺師父行徑反常。先認做瑤仙捨

身救夫，妖師為色所迷；恐怕觸怒，氣悶在心不敢多言。

林瑞匆匆說罷，剛入洞中，甘氏弟兄便受傷驚逃回山；候到林瑞事畢出來，說了經過。林瑞知是正派靈符妙用，急令二妖徒帶了法寶，二次趕去。人走以後，忽然想起適才瑤仙所說與此相合，對方必是臥雲村人出獵，無心相遇；忙把瑤仙、蕭玉喚來盤問。

瑤仙乘妖人行法，早把喜信告知蕭玉，又把答話商妥。本心就怕他追問臥雲村的坐落情況，不料事有湊巧，立即發作，妖人所問正觸心病。方想以不知遠近途向推搪，妖人還未發話，妖徒已自趕回，說是被血焰針打傷那個人遍尋無著。

妖人想了想，便令眾人一齊退出，祇留瑤仙一人在側，正色說道：「我本意實是愛妳美秀聰明，欲行收納；因妳不從，才照家規處置。今已三年將近，妳雖倔強，不識抬舉，寧甘捨尊就卑、捨樂服苦，這等志節也還可取。為此破例特降殊恩，使你二人先期復體，同歸門下。乘這皮毛未脫、身分未明之際，現有兩條路任妳自擇，決不勉強。」

「一是從我雙修，同享仙福。不特即日為人，便妳情人蕭玉也是破格厚待，高出眾門人之上。一是不俟期滿，仍許為人。但妳也深知我御下威嚴，門徒不大好做，稍有違犯便受嚴刑；罪如稍大，更歷諸般苦難，加以煉魂之慘。師徒不比夫妻，那時休怨我情薄心狠。」

瑤仙立即跪稟：「弟子夫妻蒙受深恩，情願永矢至誠，隨侍仙師門下。決知自愛，如有違犯，任憑嚴處。」林瑞嘆道：「我知妳心難回，不過愛妳太深；今當緊要關頭，盡此最後一言。從此名分已定，我就按規行事，不稍寬假了。」隨命立起，將青氍毹一張醜臉，往下一沈，厲

喝：「門弟子與獸奴，速來聽命。」眾妖徒和蕭玉忙即奔入。

林瑞隨命申武取來妖牌，首喚瑤仙、蕭玉近前說道：「照我規條，獸奴期滿，必須建一大功，或是刺殺一個親人。我料定暗算甘熊，又用幻符將他弟兄驚走的，正是臥雲村人。臥雲村也必離琵琶壠不遠，現傳授你二人仙法，和我法牌幻形隱跡，查探此村下落虛實，速來歸報。少時我再乘暇行法，將那中血簍針的兩人生魂拘來查問，是否有無村主蕭逸在內。因所中血簍針非我親身祭煉，法力懸殊，稍有根基生魂，容易脫逃。如失效用，仍由你二人深入村中行刺；到時我還另有妙法傳授。如稍徇情疏懈，重罰不貸。」

二人一聽，知妖人惡毒。這一來，不特蕭逸，全村人等恐無倖免。令出如山，不敢稍違。並且派了自己還可看事行事，稍加維護；如換別的妖徒前往更糟，祇得裝出欣從之狀。

當時領命，傳授起身，離開天門嶺。二人雖不知歸路，照妖徒所說途向駕起妖風，一會找到臥雲村後的琵琶壠。先沒有尋到入村途徑，心還在盼地理不對，村人無路可出，也許遇見妖徒的不如己料。及至尋到昔年出走之路，遁回村去一查，受傷的不特是蕭逸、吳誠二人；並且看那情形，生魂已被攝離了竅；祇不過妖徒血簍針法力有限，生魂太強，時去時來，不能由心禁制罷了。才知妖人陰險已極，尚幸沒有疏懈搪塞，錯了步數，否則萬無生路。歐陽霜在也好，偏又聽說回山已久。連經憂患之餘，昔年仇怨全消，更恐禍及全村；心如刀絞，急急趕回覆命。

妖人正在禁攝生魂，業已問出一些虛實；見二人來去迅速，所說無虛，還勉勵了兩句。二

按：以上故事情節，即爲國劇名伶尚小雲改編《青城》連台本戲之所據

人目睹生魂受苦，好生難過，無計可施。也是蕭逸和村眾不該遭禍，受傷期中數日，正值妖人祭煉要緊關頭。一則所煉魔教中妖法惡毒，大千各正派仙俠之忌，必須坐鎮，不敢輕離；連常禁制這二生魂，都無此閒空。一則恐歐陽霜突然趕回，由此勾出正派中剋星尋來，洩露機密。意欲豁出二獸奴，成固大佳；否則二奴一旦遇害，自己立即警覺。一面把二生魂收去，一面緊閉洞門；靜等妖法煉成，再行掃蕩全村大攝生魂也來得及。用心端的陰毒已極！二奴法術偏都現傳，至少也須三日才能學全。為此種種延緩，恰好劉、趙、俞、魏四仙俠趕來相救。

當日一早，瑤仙、蕭玉便持了代形禁制之物，幻化入村。迎頭遇見蕭清，心中一酸；妖刑酷毒，又不敢現身警告，勉強壯著膽子，幻化一只小鹿，滿涼台亂跑。等人一追，再往下縱；縱時轉緩，原意顯出一點妖異形跡，好使眾人警覺，速尋歐陽霜求救。偏生眾人個個憂慮蕭逸，多未在意。委實智窮力竭，祇得如法施為。先祇想拘生魂回去，這樣也許還有一線重生之機，無奈蕭逸元神堅定不易搖動，且目睹那等痛楚之狀，又不忍過下毒手。

勉強挨到下午，時限已迫，妖人已行法催迫，二人方在舉棋不定，劉泉等四仙俠也自到來。當時破了妖法，全數擒住。初意難免刑誅，死後還須受那煉魂之慘；不意臨機天良發現，一念之善，反而因禍得福，復為生人。飽經劫難之餘，痛定思痛，瑤仙述及身經，固是聲淚俱下；便蕭玉驚魂乍定，聽到傷心之處，也是飲泣不止。

蕭逸經此一來，反更憐愛瑤仙。問完經過，立命準備鮮衣美食，與二人享用。並命二人分別宿在自己前後房內，等到事完，再行正式完姻。二人自是愧悔自艾，感泣不已。

白水真人劉泉見俞允中聽得眼圈都紅，笑道：「俞師弟真個情種！適才不曾問明是非，首代二人求情，已是荒唐。如今又替人洒同情之淚，神仙中人，似你這樣欠通達的，還是少有哪些呢！」

允中道：「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修道人多情易惹世緣，那麼誅邪除害，總該分所應為吧。」

劉泉笑道：「妖人伎倆，我已看透，現在我靜等他人網。他如見機退縮，再往天門嶺除他。」說時忽覺有變，正和允中示意準備，語聲才住，猛聽窗外厲聲大喝道：「祇恐未必！」

瑤仙、蕭玉一聽，正是妖人林瑞口音，心膽皆裂，「噯呀」一聲，幾乎跌倒。

劉泉忙喝各人速去床上，不可慌亂。妖孽自投到來正好。說時左手一揚，飛出一團青瑩瑩的光華，連人帶床一齊罩住。同時又是一道白光，連人穿窗而出。俞允中自把飛劍放起，守在青光外面。劉泉見妖人竟破了禁制深入，如非先機發覺，應變神速，室中諸人難逃毒手，不由又驚又愧。

妖人到時，一聽劉泉正說大話，心中憤怒已極，原意當堂出彩，不料敵人已早識破。口裡說著話，暗中已有準備；為防萬一，在妖人答話以後，還用法寶將室中諸人罩住，才行飛出應戰。枉自暗下毒手，竟無所施，也是又急又怒。

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！劉泉因妖道已然突圍深入，陸地金龍魏青、七星道人趙光斗此時不見，定被妖黨絆住。惟恐妖道傷及村人，面上無光；下手更快，連話都未答，飛劍出手。跟著